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廿之廿一

~~99
64~~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6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性行部

滑稽

嘲謔同

羣書要語滑稽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亂

異向也索隱注談言微中亦可解紛滑稽傳序依隱玩世說時

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楊子嘲謔謔浪笑傲終風善戲謔淇澳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離婁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楊子

詩句初喧或紛爭中靜惟嘲戲韓一時供坐笑石恠變忘談坡

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談辭最詆諧發曰如有神荆公

古今事實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入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左右縛入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

淳于髡諷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婁滿篝汚邪滿車五穀皆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待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壁千雙車馬百駟

優旃諷秦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桎楯者皆苦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應以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桎楯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桎楯者得半相代

優孟諷楚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曰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以六畜葬之以槨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

優孟效叔敖 見父執門

智囊

秦樗李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

方朔諷武帝

東方待詔公車秦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 本廐之御騶也 來儒 短人也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上過宋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宋儒三日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宋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與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

弟子嘲師 見師生門

折字相嘲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啣關澤澤不能容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大為獨無大為蜀橫月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若吳耶徐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

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馬失雞卵

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喞恪曰元遜可食馬失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口中狗寶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為狗寶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劉昭幼童傳

牽船操櫓相戲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利矜而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裴啓胡語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謂曰君釋褐登宰府二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譏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少市井事不耳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克克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克克純曰高貴卿公何在充慙怒上表鮮職純懼自疏

免官

以名相戲

晉孫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尔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問曰安國何在答曰庾稚恭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以天相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符堅疆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江左趙曰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溫甚稱之當大會溫使司

馬刀彘朝之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刀以君性韓故相問他自姓刀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味之思短尾者為刀也一坐推歎

以藥名戲

謝大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世說

強辯為戲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乏沃之居石在後鑿齒曰歎之颺之糠粃在前戲其口吃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世說

肥瘦相戲

沈昭略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
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大笑曰瘦也勝肥狂又勝癡宋史

以姓爲戲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証近大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
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
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虞配馬則爲驢

酒瓶加帽

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

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瓶上皆加帽欲戲孚孚見
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
持酒歸周文帝撫掌大笑

戲稱妳母

宋何承天年老爲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
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邪

因人加號

宋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謂之美
顏師伯缺齒號曰齧劉秀之儉各呼爲老倅宗靈秀體肥每
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相係欲其占謝傾踏以爲歡玄謨太原
人受老儉之目嘗爲玄謨作四時詩葦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

鮑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

尊名何戲

宋王或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真我獨詐善

張湛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湛偽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以何姓戲

隋何妥年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眾咸異之以柳姓戲

隋柳調為侍御史楊素見調曰柳条通體弱獨搥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嘲姓麥竇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忤威赧然無以應之

嘲警犬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警闊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警與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啓類錄

以論語戲

隋侯曰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

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答顏錄

姓虞嘲愚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

口缺目翳

方子瘦而克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仕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曰惜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離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惜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羊膺着欄未見口唇開騰撫言

耳大自突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語錄

喜談諧

李濤喜談諧不修邊幅周世家

九百相戲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褻急顧吏誚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以鵬賦相戲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德壽堂梓

楊大年初與客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歸田錄

文朝俗忌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且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以為大笑而易之歸田錄

以猴牛相戲

景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暮下王琪張元最為上客元體肥大琪目為牛琪最骨立元目為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元曰張元觸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元坐為之大笑歸田錄

作賦為戲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王沂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怒之可求織草何知尚董猶之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歸田錄

時語相呼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鼻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

兩袖郁然蒲室濃香有實文實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也歸田錄

以姓名戲

章郁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持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歸田錄

以姓名相諷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泌郎中勸以慎言對曰下官曰干上官鼻何事該聞錄

園外狼

石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爲獅子主者曰懸管曰

破肉五斤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園外狼焉敢望園內獅子乎衆大笑涑水

出令相諷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董酒自如冷場次公接伴一曰出令曰要兩個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漢隱

以名相諷

劉放嘲王觀云汝何故見賣觀曰賣汝直甚分文放早朝王復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放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以姓名相諷

劉放姓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放曰要見大象當請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邪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放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字望之卷游雜錄

譏不見知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父以此奉待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視熟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后山談叢

跌碎石學士

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水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居學士豈不跌碎乎百家詩

鼻孔陷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于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撞避之所謂石童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后山叢談

夾註轎子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黜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

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來註籍子聞者為絕倒志林

鮮書為戲

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語已而信其非也川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訛常與劉貢父食輟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入者也故不徹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在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志林

頭閑安帽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鑿求見時華陽薄張唐輔同在客次唐

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鑿置於其首文鑿大怒詆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幪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詩話

嘲縮頭

祖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漏屋下來續世說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登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

同列相譏

翟資政公異喜嘲譏初為秘書郎同列多見侮譏時俞尚書稟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且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余稟安在眾愕然余亦自失翟徐曰吾聞昨夕餘瀝欲復飲耳眾始大笑他日

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為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嘗稱之後更憊怠眾以尤翟翟不得已呼使能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疎慢如此使眾人以責膳夫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鮮為荷等語也却掃編

嘲清涼傘

劉子儀二入玉堂望大用頗不釋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座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解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緣也詩史

官位相謔

關泚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偃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為攫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駟牛低鈎驚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泚宅編

八百不死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論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答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十猶癡 后山詩話

招飯相謔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柬於任曰來日請餐晶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盧服盃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晶飯郭曰白飯白蘆服白盃豈非晶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柬於郭曰來日請食晶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服也毛盃也毛只此便是晶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語無曰毛

杜園熱熟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朴時號熱熟顏面

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面

譏趨時好

歐陽求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名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講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苗本錢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倦游錄

嘲爭閑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丈人而罵曰汝何等草木輒居我上

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
不肖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戶門何暇爭閑氣耶請妙
搃大士看此一轉語志林

燠糟鄙俚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
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曰哭則不歌子瞻
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喻司馬諸孤不得受
弟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公孫談圃

以書語戲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公惑黨人之說
反以罪三司曾既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意

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

以名相戲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虫盧曰某聞所有乃
假蝗虫賈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文酒清話

以名相戲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
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因錄

戲舉自代

劉放與王介爭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
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放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

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東軒雜錄

屬對相戲

魯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窄地應聲答曰侍中宴處幙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顛始不能支聖宋接遺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家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東軒雜錄

坤賦為戲

張元滑稽有門客作坤厚載物賦與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曰非講經之坐主即傳法之沙門東軒

口吃被嘲見口門

文人相嘲見文章門

種胡荽穢語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性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須主人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木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或談話則曰且撒胡荽一巡湘山野錄

以論列為戲

元城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不降出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遲回不矣當率全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

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渙隱

嘲好水利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誦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為類優梅滑稽濼城難為陰室之語故書之聞見錄

嘲狀元

上庠錄政和丙申殿試何與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二人郭孝友頗古恠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二人真郭郎也

試經為戲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下句曰二千大千時一聞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取婦行令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吏暨人巫者同集行令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暨人曰藥酒有溫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梳粧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就入乞錢

有人家富而慳從弟入京告行不得言已與千錢一壺作簡曰筋一條血一壺右伴追曾獻上伏惟鐵心肝人留納

歇後語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為王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
因天九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
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耳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戲人性急

有人性寬緩冬白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
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大多然則言之是耶
不言是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遠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
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乎

一蠅不如一蠅以下係艾子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
蝸蟬也既又見一物圓扁多足曰此何物也曰蝸蟬也又於後

得一物狀貌皆如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
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蠅不知一蠅也

求得效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宣王性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
子屬疾欲謂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在朝所心實係焉王曰盍
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
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卿
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
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首宿為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華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宿一筐以饋艾子

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罷即割以餽驢也

噦出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休之宜可識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四臟乎

明年同歲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一媪相與讓路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鞋楦為核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平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好畜古器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恡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予以田售吾此杖乃大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筆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采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同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甲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宅資用盡去致無所本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二器於是披
哀公之席持大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旒行丐於市曰衣食父母
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

辯鈴鐸

管丘有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新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
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
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
便預得回避矣管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
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高巢以糞
穢狼籍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與車駝比耶管丘士曰
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

惟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緇線偶爲本
枝所緇則振翼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管
丘士曰吾嘗見挽卽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
所緇而便尋索也但不知挽卽之足用皮乎用絳乎艾子愠而
答曰挽卽乃死者之導也爲死者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
尸爾

用鴨搏兔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用
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拔艾子問之曰
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
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蹶蹶而人語曰我鴨

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
為鵲可以獵免爾乃鴨耶鳥集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脚手
可以搦得他鬼否

蝦蟆無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
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輩也故俱誅而哭泣
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
事也

一首又一首

艾子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道旅夜聞鄰房人曰一首也少間
又曰一首也少間又曰一首也此號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

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
匪靡若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
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
知詩為何物再二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也
須臾又曰又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
暴下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故云耳非詩
也艾子有慚色問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舞曲報德 以下係蘇黃滑稽帖

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
或獲藏鏹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綿袍而葬之恐寒至三更鬼
嘯於簷曰秀才會唱涼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旋意待

與秀才舞箇曲破聊以報德

夢太真妃

黃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舉子故投暮而宿此店遂夢幡綽

河神所侮

蘇曰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二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二百錢黃齋無處消破耳

作藝賦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藝賦其藝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

黃曰指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身窮故得藝之妙處

夜卧蓋薦

蘇曰貧家無閑蓋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君觀五儕有頃刻離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太陋撻而成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下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耶

貧欲學富

黃曰有二士並鄰一温一寒晝相呼坐門鼻温士之妻遣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之妻少焉亦遣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

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喫衣着飯

蘇曰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九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夜寒益藁薦豈非着飯也耶

同前

黃曰治衄血燒綿與茜緇治陰陽燒禪乃喫衣也余在北都太雪中見妄通卒數十皆藏麥稍裏出其面乃着飯也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先

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坡谷聞之憑虛公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廬陵楊萬里書

諱道為說以下係籍川笑林

吳取善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他名乃曰不敢說非常不敢說何不敢說

雖貫猶同

治平中省試太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頭云昔有太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曰以尿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孝經策題

有錢塘葉生為大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無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好占便宜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甦蓋我甦汝若有錢相共使汝若無錢使汝錢上山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汝有妻時俾我睡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誓時我死在汝後我違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新守宴語

有大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

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酒令

有儒道釋更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一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吏曰牒件狀如前謹牒

古今文集

雜著

客難

東方朔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

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擄以兵得土者強失土者亡
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
宿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
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解嘲

楊雄

客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去人網人紀折人之圭僭人之爵紿
用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

玉堂有白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
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
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舟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
佚土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土者富失土者貧今太漢左東海右
浪搜前番島後陶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
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
戴纓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且
握權則為卿相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勃解之島乘
鴈集不為之多雙鳥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
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歿者亡

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爰靜爰清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
 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
 勿侯畫策陳乎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隄雖其人之瞻智哉亦
 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賓戲

班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

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精絃冕之服卒不能擯首尾奮翼
 辨使見之者駭聞之者嚮慕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
 臣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下世雖馳辯如波濤
 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可謂見勢
 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矣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
 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當此之時擄朽磨
 鈍鈿力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鑄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
 恥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傲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適其身乃囚秦質既貴厥宗亦墜方今
 太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

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溷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然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岩周望非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其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臺榭蓬蒙絕伎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伎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詩話

危語相嘲

相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危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妻旒旆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折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也世說

殺風景詩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益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種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鳴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監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太漕蔣之奇夜謁公於蔣山嘯唱甚都

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扶藜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
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
于世西清詩話

以名相戲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
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云
蔡襄無口便能衰聞者絕倒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
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
詞然亦有深意青箱雜記

藥名詩

陳郎中亞滑稽嘗為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坐夏涼不寒

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小雨若令過半夏定應
曬作葫蘆巴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賞山野尤甘草合中
鉤簾陰卷栢墮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水通行當歸老
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橋石乳最
宜魚古在松杉冷旱天麻麥陳題詩非杜若殘臘粉難書近史詩

人名詩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月前白雪履走入綉幃
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閔四詩人名也
遜齋閑覽

姓名為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裏見虹

峴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路公身上不魯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彦博也夷堅志

作賦為戲

東坡常冷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太大致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王直方詩話

譏其體肥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

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及以三十八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臂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乃市井輩用以文苑見者東臯雜錄

祥正詩十分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二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志林

嘲面黑詩

題詩嘲肥

楊球唾人面黑詩笑似烏梅裂啼如豆汁流眉間粘帖子已上
是幞頭 文酒詩話

以姓名為戲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實全為贖攀龍只是龍雖然三箇
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戲作羊詩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皂角項下一撮鬚鬚不知是何
方聖者骨髓裏行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楷灰烏李
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鬚栗師姑化作玉茶棰 文酒清話

賀啓諷詞

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纒離五都之中便轉四隣
之職紫袍穿地牙笏當眉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校之倚舊時
權馬只是一箇如今喝道約有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為大尉
亦宜念舊第一莫打表行 文酒清話

譏諷

羣書晏語既微且隲職為亂階巧言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正月
國狗之瘕無不噬也 瘕狂也 左襄十八 梟首不稜 鴟張益熾

古今事實

灌夫罵座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白乃效兒女曹咕

臺中三狗

曹奕進用，謚何晏、鄧颺等，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

譏無氣義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鉤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氣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好面折人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萊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願釣

首待先去為相公益一宅子奉候揮麈錄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太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會以官留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願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座未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同上

生老病死苦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目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荆公爭按問欲與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惟聲苦時弟忠宣為侍御史皆劾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相譏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飪分炊飯同儲異煮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數

狂狷不遜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蒲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嘲隱士詩

林和靜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撥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臨門鰲縮頭同上

無名子詩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作不雅名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諷士大夫無
 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鬣關曰惠卿察
 訪京東曰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詔
 法馬留又湊為十字曰詔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
 日邵觥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鬣社人目之曰湊
 獅子仍對曰湊為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
 舉社遂為齏粉桐江詩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性行部

讒毀

羣書要語惟截截善論言 恭普尚口乃窮也 困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顏淵 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之
 欲脩而秋風敗之淮南子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秦紀 流言飛文
 譁于民間前漢 好些毀西漢地理志 衆口所毀浮石沉木陸賈
 新語 俗說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取

煨以見真此為眾口燦金風俗通積毀銷骨鄒陽書積羽沉舟

羣輕折軸史記衆煦漂山聚蚊成雷中山靖王傳女無美惡入

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鄒陽書腹詛匈晉仲長統傳有

蜚語為惡言聞上灌夫傳橫被口語揚惲傳街談巷議彈射滅

不剖析毫厘孽肌分理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東京賦好議

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馬援傳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詠謂予

之善淫楚辭豈不陶鬱而思君兮君之門九重猛犬狺狺而近

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九辨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楚辭維申申

以讒予兮終蹇蹇而匪躬權集詆訶萬端旁午構扇柳文身居

下流為謗敷澤雪先生者不忘陵先生者無謫柳答問有無足

而云益嫂娶孤女而云搗婦翁柳文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柳

文弄口鳴舌百業書抄憂讒畏譏歐集分謗毋令獨家惡聲蘇

秦傳

詩句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韓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

蜚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調張藉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

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蘇謾默罵猜謗謾言來詬譏山谷古

端萬變乘春輝文選利背迎人看不得劉賓客

古今事實

既說說既說說

帝曰龍朕既說說於行震驚朕師注堅疾於絕震動也言我疾

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舜典

四國流言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亦鳥几几幽詩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金滕

巧言如簧

巧言刺幽王也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黃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燼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萋斐貝錦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嗚呼後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異

青蠅刺讒

青蠅刺幽王也管管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同列相譖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

采芣懼讒

采芣懼讒也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洵威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小大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采芣聽讒

采苓音獻公好聽讒

假蜂進讒見後冊門

何傷日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者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興廢有命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三言成虎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請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過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曾參殺人

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別行甘茂既約魏許之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

曰魯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云其母曰吾子
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杵下機踰牆而走夫以魯參
之賢直其母信之也然二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魯參王之信臣又不若魯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
王投杵也擣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鞞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
而臣受鞞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
拔擣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
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武王崩昭王
立擣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無
用讒乎

行止皆天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
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宰人辨謗

晉文公啖炙有髮繞炙命斬宰人宰人曰臣有死罪者三黑山
燒炭曾治起敵金石可銷而不能燒髮臣罪一也臣力可斷犀
兕不能斷髮臣之罪二也與宰夫共視不如視膳者兩目臣之
罪三也公悟乃釋之

尚浴辨誣

僖侯湯浴中有礫僖侯曰尚浴黜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
僖侯召而來諫之曰子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黜則臣得代

之是以置磔湯中也

以計加誣

魏王遣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襄知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襄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矣

謗書盈篋

樂羊為魏文侯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文侯封之靈壽樂羊跪而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太王者謗書盈篋大王終不信之故

臣得拔中山此乃太王之功非臣之功也○一云文侯示之謗書盈篋

因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謔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愁也騷憂也

因隙進讒

吳太宰詒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

烹阿封墨

齊威王即位不理國政數年之間諸侯並侵於是會群臣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東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東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東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東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皆并烹

乍毀乍譽

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召欲以為御史大夫或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人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盜嫂受金

絳灌等譏陳平曰平雖美大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居家時盜其嫂令人護軍而受金願察之

兔死狗烹

有告韓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實欲襲信高祖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械至雒陽赦為淮陰侯

進用見忌

天子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不自而事

武帝初轅固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洪亦徵不自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上書評告

武帝病篤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與金日磾上官桀桑羊受遺詔輔少帝是時昭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其後桀等與光爭權皆怨恨時燕王且自以昭帝兄懷怨望於是桀等與燕

王謀又共詐令人爲王上書光專權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意以致謗

馬援在交趾嘗以意以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下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後人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帝愈怒妻孥懼不敢以復還詣闕請坐其家訴寃書太上然後得歸葬

後宮祝詛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爲婕妤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者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

天子議以賈直任公卿之拉奪權之屬盡害之曰佳易之人手

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諺稱婦翁

第五倫字伯魚光武問以政事戲謂倫曰聞卿為吏搗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蜜餞評毒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糞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求者不伏侍中乃止張劭啓云一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令破鼠糞燥求者首服亮又使人以銀碗并蓋就藏取交州所獻甘蔗餉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糞投餉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餉器入亮曰器且蓋之無緣有此將所使有限於汝

乎吏叩頭曰嘗從其求宮中差席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所使理窮首伏即加髡鞭斥付外署日收重令

諸毀莫搖

王猛為符堅輔國將軍居中領選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諸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泉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敢有言

不忌攻短

北齊崔暹為文襄親遇薦刑部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遲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為癡也

力士進讒

唐王毛仲恃寵不法中使至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倨見忤意即侮慢高力士銜之毛仲嘗生子玄宗命力士授子五品官還問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貶死

讒毋墮井

唐白居易為贊善大夫宰相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馬

因詞進讒

上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篇其略曰可憐飛燕倚新粧高力士終以脫靴為耻異白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妃子怨李白入骨髓何乃拳拳於是妃曰何學士

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上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楊妃別傳

以文被譖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太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章數篋以示太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太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入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太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歸田錄

一網打盡

范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王拱辰等不便其所

為蘇舜欽乃仲淹所薦又娶杜祁公小女少年能文章議論進
 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客拱辰
 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動搢祁公事下開封府治
 於是舜欽及劉巽俱坐自盜王洙等與妓女雜坐江休復刀約
 周延俊延讓又服袵未除左舉併於謗訕周孔坐之左並舉作微
 歌云醉卧北極遺帝扶周公孔氏驅為奴左同時斥逐者多知名
 士世以為過薄拱辰曰吾左舉綱盡矣

斬入使狗以千係分謗

韓獻左公子將斬入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
 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左成二年

致書妖尼

于尼為鬼所憑言事或驗士庶輻湊事之後以傳習妖教下獄
 詔差官按之得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而文潞獨無上問
 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溫公日

古今文集

雜著

讒國

沈頰文粹

知佞之讒讒患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
 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予復天命者天
 下豈少若人乎奈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
 而百忠退知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
 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斬尚讒屈原而楚懷

囚愚故曰知伎之讒讒愚不知伎之讒讒國悲夫

上居

屈原

朱氏曰上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言安邪伎背道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吝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為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驚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大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歎歎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

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呶訾粟斯嗥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潔廉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干鈞為輕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謔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然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弟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埃罪長沙，側聞屈原，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用極兮，迺隕厥身，鸞鳳伏竄，兮鳴鴉翱翔，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躅，廉莫邪，為鈍兮，鈇力為銛，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駮寒驢兮。騏垂兩耳，服壇車兮，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遂縉繫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釋言

韓愈

有來謂愈曰：子獻相國詩書乎？鄭絪曰：然。曰：有諷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

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吉甫與裴公均者，子其慎歟？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必曰：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韓文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眾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遺，頰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大和新修辯謗略序

李德裕

臣聞行險而言欲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已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庸受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不納人君辯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
為不才所忌有功為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况偽必類
直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收未響而先合以
羣陰而蔽孤陽以眾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
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辯亦良可
哀哉伏惟

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
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聖其讒說常詠格言臣等
將順天聰綴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辯謗之文辭過
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偽之源尤資
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

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絕其根柢永杜其來處欲懲之於
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盞之誠此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
遠取為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蓂非無以成其文忠臣得納
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單及聖代必及精簡有
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
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于篇首云

古詩 君子行

陸士衡

天道夷且險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
遠矧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撥矜滅天道拾塵惑
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非禍集非無端天損
未易辭人益猶可懼朗鑒豈遠假取之在頌冠近情苦自信君

子防未然

梁甫吟

諸葛亮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
里有三墳壘壘正相似
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一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傾陷

羣書要語

驅而納諸罟獲陷筌之中中庸如怒高而去其梯

排擠英俊

杜欽傳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臣衡傳為之機陷媒孽

其短李陵傳

相與排擠王父偃傳

古今事實

易以薄酒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主楚主使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主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巧於相傾

周堪張猛為恭顯等所譖元帝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卿何耶興者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即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之

醉陷太子

賈石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太子醉

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晉惠紀

上前背約

趙憬之入相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以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是贄已而贄與憬約至上前論延齡帝怒形於色憬默然無一言

累及善人

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擗諒於庭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唐元宗紀

乘時排擯

李德裕為執政引向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出鎮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威訟德裕罪德裕因

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太保分司

口蜜腹劍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其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者必有計出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陷以其言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以計不召

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崖自陳求補外

真宗使軟裹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

上聞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貽使

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石山談叢

變乎下石

楊文公億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有謝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深藜尚變乎而未已

青衿相記

胥魁見陷

陳學士貫為首副三司有一胥魁梁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事率以咨之陳聞而不平既來參見嚴顏以待一日會女客使胥幹辦事胥乃携十餘歲女於東華門街插紙標于女子首日陳副省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費此女子要錢若干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降黜賴幸臣辯解歲終竟罷去倦遊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平居間里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肉示指天曰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若毛髮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而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顏魯公祠記

唐子西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陷者命也史臣謂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洪以神舒相膠西梁異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

以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耳然於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
復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
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繆乎

古詩

讀史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撥蜂殺
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陰禍豈
虛施人事雖可用天道終難欺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苟免
勿私喜鬼得而誅之

新編古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一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6007